

疫情期间,关在家里,两个月了,固步自封,慢慢地慢下来,静下来。无聊时刻,最好的消遣:读书。读了一叠书,器小易盈,忍不住去想。

先说胡适《四十自述》。

四十年前泛读,一段段读,满足好奇,只获得骨骼般的印象。

四十年后精读,一字字读,窥视到细胞文字。文字是砖,一块块砌成墙,文字的精彩,决定文章成色,尤其散文。第一次发现:胡适笔下的白话文那么纯粹,如姑娘的一头乌发,不带一丝古文的白发。

这本书很薄,如果欣赏文字,最好看的是第一章,最动人的部分是年轻守寡的母亲。

胡适的母亲比胡适的父亲小三十三岁,比胡适的大姐小七岁,比大哥小两岁,双胞胎的二哥哥仅小她四岁,这样一个家庭里忽然来了一个17岁的后妈,她的地位十分尴尬。

婚后六年,丈夫死了,留给她的遗嘱:糜(胡适的小名)几天资颇聪明,应该令他读书。那时母亲只有二十三岁。

这一段铺垫,结构简单,交待清晰。

下面是胡适的原文:“我十一岁的时候,二哥哥都在家,有一天母亲对他们说道:“糜今年十一岁了,你老子叫他念书,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?”

“三哥冷笑道:“哼,读书。”二哥始终没有说什么。我母亲忍了一会,说:“二十年后到了屋里才敢掉眼泪。她不敢得罪他们,因为一家的财政全在二哥手里,



疫情之下,足不出户,剃头成了大问题。虽说我已两鬓斑白,老爷子年龄了,但还没有谢顶。平时我很注意自己形象,一头灰白色头发被梳理得头势清爽。按照惯例,早该剃头了,由于疫情,一月有余,发长及耳。我叫妻子用剪刀,把长发凑合修理一下。不料,妻子说自己胆小,生怕把我剪成“痢痢头”,不愿意干。

正在犯愁之时,我突然想起了好友阿祥,古道热肠。他因搞工会工作,业余学就一手剃头手艺。想当年,我组团长途跋涉一个多月去新疆大漠西游,阿祥随身带着一套理发工具,为男士剃头,为女士剪发,精湛的手艺获得一致称誉。

我立即用手机联系他,让他云指导自己给自己剃头的方法。

阿祥不假思索地说:“用一只大碗罩在头顶上对着镜子,慢慢地用剪刀,沿着碗沿,把头发剪掉就行了。”阿祥是在开玩笑吗?但看他的样子是认真的,他在视频里做了示范,还告知了注意事项。阿祥人聪明,点子多,我信了他,心里有了底,心想:我人笨,动手能力差,不过就算失败了,也能把长发剪掉,人会轻松自如。反正宅在家里,也不影响形象。

说干就干,我找来一只蓝花大碗,来到卫生间用件旧衣围着脖子、对着镜子准备操作。没想到,我的头大,此碗根本无法罩盖头顶。出师不利,无奈之时,妻子拿来一只大砂锅盖子。一切安排妥当,我从容地用剪刀沿着锅盖剪下头发。

不同的创意,相同的满意。镜子里出现的我,蘑菇头型,时尚又清爽,感觉好极了。

头上风景线,启动新生活,尽管疫情封控,但我们还是要寻找生活的乐趣,解决困难的办法。

头上风景
周成树

我若出门求学是要靠他供给学费的。所以她只能掉眼泪,终不敢哭。”

“你老子”:一个你,凸显出他们之间的距离,因为他们不是她生的,却是她丈夫的儿子。

“我母亲”:一个我,说明他与哥哥们的距离,同父异母,情不自禁地称“我母亲”。

“不敢哭”:皖南一带徽派建筑都是木板墙,隔音差,所以不敢哭。我住过徽派老房子,读到此三字,体会尤其深,刺痛刺痛。

胡适的白描,只有叙述,不动声色、不下判断、不做解释,态度全出来了,阴暗心理也跳出来了,在场人物的嘴脸历历在目,让读者身临其境。白描中水印出胡适的白话文功力,没有半点私塾旧书的梅干菜陈腐味,不带一丝旧文化的皱纹。但文字的洗练、段落的紧凑,隐约古文荫下的遗骸。

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如此夸奖:“清如水的纯白话。”

胡适最大的贡献,首倡“白话文”的新文化运动,自己的笔墨就是式范。

胡适还有一本回忆录,胡适英文口述,唐德刚英文记录,书名《胡适口述自传》,那是应哥伦比亚大学“中国口述历史学部”之约,面向英语读者,那时唐德刚正在哥大读历史学博士。二十年后又由唐德刚照着英文翻译回来,想起一个顺口溜:“天上下雪不下雨,雪

清如水的白描

李大伟

到地上变成雨,变成雨来多麻烦,不如当初就下雨”,出口转内销,圈子兜得蛮大的,不过这本中文回忆录,就文字而言,脱胎于英语,等于二手货,显不出胡氏特色。

小说靠情节引人入胜,所以译文不影响阅读体验。凭借文字趣味砌墙的散文随笔,译文是嚼过的馍,原味没了。

不过唐德刚是文章大家,他对这本书的注释,比这本二手货的中文本子好看多了,显示出唐氏风格:白话文里时不时夹杂着一两句古文笔调,比如写胡适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博士面试,题目是中国哲学,围着考他的六位洋教授,只有一位懂中文,但不能读古典原著,唐德刚忍不住调侃:“考他的那六位虬髯客”,形象直白,别有风味。唐德刚涉猎广,又能扯,海阔天空,满肚子的学问憋不住,一个小问题的注释,就是一篇文章,给《胡适口述自传》写个序,结果成了一本

装修完你的居室,最后一个步骤是在墙上挂画、挂照片或其他的纪念品,不要以为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,说不定你会碰到烦恼。

烦恼之一可能是可以挂的东西太多,你要决定挂什么,不挂什么,以及挂在哪里?如果是一面大的镜子,是否会不堪重负地摔破在地上?如果挂好后效果不佳再取下,是否会损坏崭新的墙面等等?

不要紧,我有一些经验可供分享。首先,如果要挂的东西太多、太杂,先作一个甲、乙、丙的分类,甲类是首选,乙类权当见缝插针,丙类则属可挂可不挂。从内容来看,大致可分为艺术品、家庭照片和旅游时买的纪念品等三大类。我倾向于把家庭照片集中在一起,比分散放在艺术品、旅游纪念品中为佳。

一个经常犯的错误是挂得太多,几乎每一片空墙都不放过,记住:要少而精。有时,少挂点效果反而更好,把主要的墙面布置好就可以了。

所谓主要的墙面,指的是在居室内你目光停留得最多的地方,一般而言,门厅、客厅、主卧肯定在内。如果你进进出出出门厅时目光驻留在大片的空墙上面,那里肯定适合放一幅艺术品,如果是一块空墙,但常常会在开房门时被遮蔽,当然就不适合挂东西了。

看画、看电视是平视,而不是仰视。

前阵子一位50年前的老邻居微信邀我到他小区去打康乐球,我又喜又好奇:这位发小邻居业余爱好美术,退休后学会了打网球,现在又喜欢上康乐球,退休生活倒蛮丰富的。

老工房区文化活动室不大,可电视机、健身器械、棋盘、康乐球桌,人目温馨。摸上球杆,忽然穿越时空回到少年,熟悉的握杆、瞄准、击打,球子飞滑、进洞……记得读小学时,一放学我就朝康乐球桌跑,玩一局每人付两分钱,年岁虽小,球技在新那一隅是数一数

二。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,和老邻居开打10盘,我胜了8盘,他啧啧称赞。

玩了几盘康乐球,吊起了兴趣,想到自家小区的綜合文化活动中,有书看、有棋下、有乒乓球打,如若再增加个康乐球岂不快哉?我试着建议居委添置,居委干部爽快答应。那天正见四个老年朋友围着球桌,球子“噼里啪啦”作响,玩得亦乐乎。我在旁观战,轮到一位老兄出手,对着球桌上散开的球子像

书:《胡适杂忆》,比原著还厚,再请人给这个序写序,好一个“呱呱叫”的唐老鸭!(呱呱叫:沪语里顶级的意思。在沪苏北人对白:“拉一勾?吾妈妈。身体好?呱呱叫!)。一个注释,引经据典、掌故民谣、捎带开涮,杂乱纷呈,虽洋洋洒洒,却天高云淡,唠叨而不讨厌,就像山东快书的开场白:“火车站里有火车,火车里面有旅客,旅客提着旅行包,不是上车就下车”。听山东快书,首先是开场白,啰嗦得嘞!一炮打响,才算本事!读大嘴巴唐氏文章,一地碎花瓷,琐碎而不厌。

胡适的文章是清蒸宽带鱼,唐德刚则是红烧头



只要去看一次画展就知道了,展厅陈列的艺术品的中心位置,距离地面大约1.5米至1.6米左右,在家里挂东西当然可以参考这个标准。问题是居室不像展厅那样单一,靠墙的地方可能有沙发、壁炉装饰、窗框窗台等,这些都会影响挂画的高度,所以,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。

许多家庭都有电脑桌,随着电脑的小型化,甚至手机化,这些桌子也被用来展示艺术品,放一幅画在电脑桌的上方是个不错的选择,但是画的底部和桌面一定要有10-12厘米左右的空隙,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在沙发上面挂画。当然,如果你喜欢随意一点,可以干脆把画放在桌上或斜倚在墙上。

如果你有一大块空墙专门用于挂画,再好也没有了。推荐一个方法:先把所有的画放在地面排列组合,可以是平行排列,也可以是格栅状排列——无论哪种排列组合,都要注意一个要点:画与画之间要留有空间。空间究竟多少,取决于墙面大小以及画的数量,一般而言,5到6厘米必须要有,有一句话说得好:“艺术品需要足够的空间来呼吸。”

水平面和垂直面所需的空间可以有所不同,我的经验是:如果在门厅挂画,垂直面的空间可以小一点,水平面的空间可以稍大,给走廊以景深感。如果艺术品的形状和体积不同,空间多一点,少一点也很正常。

观察作战地形似地横看竖看,我见右侧两颗球子可借打边洞,只是两子前后间隔大有点难度,我建议他试试。他则瞟了我一眼说:“朋友你来试试!”我接过球杆瞄了几下,一杆击去,后球侧撞前球后应声滑入球洞。

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康乐球风靡上海街巷小区,娱盘者多为青少年。球桌多是檀木质,桌框壁弹力好,球子扁平圆润,“老板子”(击子)坚硬,桌面光滑,撒上点滑石粉,球子穿行

如梭。

康乐球是一项年代久远的民间游艺,起源有说是1600多年前的晋朝,有说是上世纪20年代由英国人发明传入,也有说法是早年上海闸北康乐路上有家制作营销康乐球的店铺,其名由此而来;这些虽已无从考证,传奇色彩却浓厚。

打康乐球,手、眼、协调配合,脚步不停地移动,有凝神安心、活动肢体、增进人与人之间友谊之裨益,康乐,健康快乐。我想,倘能普及,会占领一些游戏房、麻将室的“地盘”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

封控中的小区,未必“封闭”。邻里情、团菜、邻家的孩子做了志愿者等等,轮番上演,不乏热闹。然而,有一天,我居住的小区却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。

一户居民家中有人因病不幸去世。当晚8时许,消息传至居委会,俄顷,逝者亲属的电话也打来了,要求进小区见亲人最后一面。彼时,我们小区与对方亲属小区都属于封控区。怎么办?居委会主任夏淼鑫不得不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,相关部门作了汇报,又在小区志愿者群作了征求,都认为此时正是疫情严峻时期,不宜进入。但问题不是电话劝慰那么简单,人家亲属已经扶老携幼一大家子来到了我们小区门口。容不得过多考虑,唯有披挂上阵奔赴现场。

对方情绪激动,出言不逊,他理解并容忍,但有原则,便是不能进入小区。他发现有人在拍他的视频,好在派出所已到场,全程执法开着记录仪,令他有了份踏实。他坚持以理服人,虽然说服了对方不进入小区,然而,对方因悲痛而愤愤然的表情亦使他久久难以平静。想见亲人最后一面是人之常情,如何有个两全之策?想到第二天殡仪馆的车辆将来接运遗体,便与其家属做了沟通,最终在遗体运出小区大门,上车之前,让亲属到场与逝者做了最后的告别,了却了他们的心愿。

夏主任是一位年轻的85后,个头高,块头大,小区每次做核酸,都有他忙碌的身影,若是问起哪位是夏主任,便会有人指给你看:就是那个大块头。然而,一个来月的超负荷工作,现在的他,体积明显缩水,只能算大个子了。起先,以为他只管理我们一个小区,因为每当居民们在群里提问,总会得到他及时回复。按习惯思维,只有专管的,才会那么及时。但有一回,我先生因为配药之事在群里@他,不知怎么,却许久没有回应。不料,晚上他特地打来电话询问,告知有的药品他可以帮忙代配,并说配药因人而异,他一般都会记录下来,抽空答复。这才得知,他同时要分管六个小区,每天起码要回复上千条短信。他说之所以要及时回复,是要让每个小区的居民都安心,他们的事有人管,是啊,他确实给了我们安心。只是,要做到这样的面面俱到,又需要多大的付出。

我们楼栋保持了近一个月的“全阴”,某天,突然有人拉出了“阳线”。足不出户怎么会感染?于是大家对下楼做核酸产生了抵触情绪。在群里纷纷表示不愿意下楼做检测了。对于大家的“纷纷”,夏主任仿佛佛学,没有任何冒犯。但第二天上午他发微信:已与医护人员作了沟通,上门为大家检测。于是我们都在家耐心等待。不想,半个小时后,又发通知:医疗队临时接到任务,时间上来不及,还是希望大家赶紧下楼。尽管“出尔反尔”,但大家没有任何怨言,因为看到了他的尽心尽力,看到了他两头妥协做“三夹板”的苦笑,便很配合地井然有序下楼了。他在下面等着,为我们跷起大拇指,说你们楼栋里的居民就是素质好。他把居民们当孩子似地哄着。

论年龄,在我们这些阿姨爷叔眼里,他就是个小辈。但他有原则有情义的做派,我们都把他看成了可以信赖的“大人”。相处久了,我们会当面夸他。他说不用夸我,你们能理解就好,做我这一行,常常要出头,容易得罪人,最怕被人误解,还会遭遇抬杠去尾的网暴攻击。说到这里,他的眼圈红了,委屈的样子。此时的大个子,在我们的眼里只是一个邻家大男孩。

他有一个2岁的孩子,微信头像便是孩子趴在窗户上眺望远方。这是一个祈盼的背影,一个等待的符号,小家伙在盼着爸爸早日打败“怪兽”,早日回归。如同我们盼望着早日回归正常生活。

半江瑟瑟半江红

（摄影）高界宝

半江瑟瑟半江红

半江瑟瑟半江红

半江瑟瑟半江红

半江瑟瑟半江红

半江瑟瑟半江红

半江瑟瑟半江红

半江瑟瑟半江红

半江瑟瑟半江红

半江瑟瑟半江红

封控中的小区,未必“封闭”。邻里情、团菜、邻家的孩子做了志愿者等等,轮番上演,不乏热闹。然而,有一天,我居住的小区却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。

一户居民家中有人因病不幸去世。当晚8时许,消息传至居委会,俄顷,逝者亲属的电话也打来了,要求进小区见亲人最后一面。彼时,我们小区与对方亲属小区都属于封控区。怎么办?居委会主任夏淼鑫不得不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,相关部门作了汇报,又在小区志愿者群作了征求,都认为此时正是疫情严峻时期,不宜进入。但问题不是电话劝慰那么简单,人家亲属已经扶老携幼一大家子来到了我们小区门口。容不得过多考虑,唯有披挂上阵奔赴现场。

对方情绪激动,出言不逊,他理解并容忍,但有原则,便是不能进入小区。他发现有人在拍他的视频,好在派出所已到场,全程执法开着记录仪,令他有了份踏实。他坚持以理服人,虽然说服了对方不进入小区,然而,对方因悲痛而愤愤然的表情亦使他久久难以平静。想见亲人最后一面是人之常情,如何有个两全之策?想到第二天殡仪馆的车辆将来接运遗体,便与其家属做了沟通,最终在遗体运出小区大门,上车之前,让亲属到场与逝者做了最后的告别,了却了他们的心愿。

夏主任是一位年轻的85后,个头高,块头大,小区每次做核酸,都有他忙碌的身影,若是问起哪位是夏主任,便会有人指给你看:就是那个大块头。然而,一个来月的超负荷工作,现在的他,体积明显缩水,只能算大个子了。起先,以为他只管理我们一个小区,因为每当居民们在群里提问,总会得到他及时回复。按习惯思维,只有专管的,才会那么及时。但有一回,我先生因为配药之事在群里@他,不知怎么,却许久没有回应。不料,晚上他特地打来电话询问,告知有的药品他可以帮忙代配,并说配药因人而异,他一般都会记录下来,抽空答复。这才得知,他同时要分管六个小区,每天起码要回复上千条短信。他说之所以要及时回复,是要让每个小区的居民都安心,他们的事有人管,是啊,他确实给了我们安心。只是,要做到这样的面面俱到,又需要多大的付出。

我们楼栋保持了近一个月的“全阴”,某天,突然有人拉出了“阳线”。足不出户怎么会感染?于是大家对下楼做核酸产生了抵触情绪。在群里纷纷表示不愿意下楼做检测了。对于大家的“纷纷”,夏主任仿佛佛学,没有任何冒犯。但第二天上午他发微信:已与医护人员作了沟通,上门为大家检测。于是我们都在家耐心等待。不想,半个小时后,又发通知:医疗队临时接到任务,时间上来不及,还是希望大家赶紧下楼。尽管“出尔反尔”,但大家没有任何怨言,因为看到了他的尽心尽力,看到了他两头妥协做“三夹板”的苦笑,便很配合地井然有序下楼了。他在下面等着,为我们跷起大拇指,说你们楼栋里的居民就是素质好。他把居民们当孩子似地哄着。

论年龄,在我们这些阿姨爷叔眼里,他就是个小辈。但他有原则有情义的做派,我们都把他看成了可以信赖的“大人”。相处久了,我们会当面夸他。他说不用夸我,你们能理解就好,做我这一行,常常要出头,容易得罪人,最怕被人误解,还会遭遇抬杠去尾的网暴攻击。说到这里,他的眼圈红了,委屈的样子。此时的大个子,在我们的眼里只是一个邻家大男孩。

他有一个2岁的孩子,微信头像便是孩子趴在窗户上眺望远方。这是一个祈盼的背影,一个等待的符号,小家伙在盼着爸爸早日打败“怪兽”,早日回归。如同我们盼望着早日回归正常生活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